

在我們集體記憶中的 菲律賓革命

奧諾弗禮·D·高布斯 著

吳文煥 譯



在我們集體記憶中 的菲律賓革命

奧諾弗禮·D·高布斯 著

吳文煥 譯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二〇〇〇年八月

Published in Manila, 2000

by: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For inquirie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please contact: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2/F Kaisa-Angelo King Heritage Center
Anda corner Cabildo Streets
Intramuros, Manila 1002

Tels.: 527-6083 • 526-6796 • 526-6798

Fax: 527-6085

E-mail: kaisa@philonline.com

Printed by: Eljay Printing Co., Inc.

3329 Zapote St., Makati City

Tels.: 895-3630 • 895-5722

Fax: 897-1474

On the cover: Painting by Botong Francisco

出版說明

誠如奧諾弗禮·D·高布斯博士(Dr. Onofre D. Corpuz)所說：“在該崇高的和歷史性的鬥爭(指一八九六年的反西革命)開始的整整一百年後，我們仍然沒有涵蓋一八九六至一九〇六年的完整的革命史是可悲的和不可置信的。”菲律賓至今還沒有一部完整的革命史，無論是對發動亞洲這第一場民主革命的菲律賓人民或菲律賓這個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來說都是可悲的。

高布斯博士前述這番話是他在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馬尼拉大旅社舉行的菲律賓革命一百週年的國際會議發表主題演講時所說的。他是這次國際會議的貴賓和主講人。

必須指出的是，高布斯博士的這篇講話，亦即他所發表的論文，實際上即概括地論述了他所說的，從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六年的菲律賓革命的全部過程，也可以說是菲律賓的歷史學家中第一個這樣做的。當然，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篇論文只是對菲律賓革命一種簡略的概括，還不等於高布斯博士所要求的完整的、詳盡的革命史。但是，不管怎樣，高布斯博士這篇菲律賓革命史的論文，實際上已足以讓人們對百年前發生的這場菲律賓革命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正因為這樣，在徵得高布斯博士同意後，我們遂決定把它譯成華文出版，以幫助華人讀者們了解當年這場菲律賓革命和加深對菲律賓及其人民的認識。我們相信，從這篇論文中，大家是可以學到和了解到許多東西的。

高布斯博士是菲律賓受尊敬的一位歷史學家，曾任菲律賓

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其主要著作有兩卷本的菲律賓歷史，《菲民族的根》（THE ROOTS OF THE FILIPINO NATION），1989年和《菲律賓經濟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1997年。

在我們集體記憶中的 菲律賓革命

奧諾弗禮·D·高布斯

革命的鬥士以明確的宗旨開始：“我們把我們的性命置於千難萬險，”他們說，“以便菲人將在這一土地治理上帝的子民。”

我們的愛國志士的堅定，他們的事業的正確性，使一八九六年的革命取得勝利。在一八九七年十月，西班牙總督向馬德里報告：起義再也不能鎮壓了，他說，因為在他看來，西班牙不是在同一支軍隊作戰，而是整個人民。獨立於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宣佈，當時我國人民為以下的信念而歡欣鼓舞，“菲律賓民族從這一天開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在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五日，薩米溜·亞銀那洛總統在馬洛洛斯宣佈，作為收復祖國的武裝爭奪的革命已勝利地結束了，他對菲律賓的解放軍的領袖和士兵的勇敢表示讚揚。

再者，西班牙在宿務和怡朗的駐軍於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分別把這兩個關鍵性的社鎮交給革命當局。駐軍是西班牙在菲律賓最後的殘餘部隊；隨後他們乘船到三寶顏，最後回到西班牙。

但是，對西班牙的勝利並沒有結束革命。其進程因一個干涉的命運而複雜化。在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西班牙的艦隊遠東，

在馬尼拉灣被海軍准將喬治·杜威的海軍中隊摧毀。

在這個時候，遵循裂石（BIAK-NA-BATO）停戰協議，亞銀那洛和革命的一些其他領袖或 JEFES 自我流放在香港。他們作為一個政務會決定所有重大問題。五月四日，政務會召開會議衡量美國的勝利之影響。美國將是一個保護者或盟友，或一個新敵人呢？

政務會早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就拋棄了停戰協議。它決定恢復革命；將為恢復的鬥爭購置步槍和彈藥。這時，我們從他們五月四日會議的會議記錄讀到，他們決定回國；亞銀那洛將領導菲人反對美國殖民化他們國家的任何可能圖謀；而如果需要，他們將“為獨立進行一場偉大的鬥爭，即使他們在拒絕新壓迫者的枷鎖之過程中得犧牲。”

他們是對的。五月十九日，美國總統威廉·麥肯利指示他的戰爭、海軍和財政部長們把群島置於軍事佔領和軍事政府之下。

我國領袖們五月四日的決定和麥肯利五月十九日的命令改變了革命的進程。麥肯利的命令意味向我國人民開戰。

當時的國際社會由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支配着。每一個菲人懇求承認我國的獨立以及稍後我們的共和國，得不到支持。世界強國之間的力量均衡傾向於麥肯利。

《倫敦觀察者》（LONDON SPECTATOR）一篇題為“菲律賓的命運”的文章，道出了全部情況，一八九八年六月七日的《新加坡自由新聞》（SINGAPORE FREE PRESS）轉載了這篇文章。其作者指出：

歐洲的大臣們……已興奮地在嘖嘖喳喳和作出試探，像圍著一塊蛋糕的孩子們那樣看著馬尼拉，他們很想得到這塊蛋糕，但認為不要索取或看它以示有教養。

但是，該文章說，“殘酷的事實”是，沒有英國的許可，任

何歐洲強國都不配取得菲律賓，她不會給予它們，因為不然的話，遠東的力量均衡將會被破壞。不過一個非歐洲的強國和一個講英語的國家美國除外，被歡迎取得菲律賓，從此以後，分擔“白人的責任”。該文章邀請美國加入帝國主義的俱樂部。

於是，我們這些為從西班牙獲得獨立而戰鬥的愛國志士，最終被注定為了同一個理想而同一個新的敵人作戰。一八九六年的革命隨即變成基督教的菲美戰爭，戰鬥在呂宋和未獅耶劇烈地進行。（麥肯利的帝國主義把革命擴大成為“摩洛戰爭”，從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同棉蘭佬和蘇祿的回教徒作戰。）

在巴黎談判結束它與西班牙的戰爭之和平條約的時候，麥肯利指示美國的談判組要求西班牙把菲律賓群島讓給美國。西班牙談判組反對；於是美國人獻議二千萬美元的“誘惑”，西班牙人接受了，和平條約於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簽署。麥肯利五月十九日的命令現在可執行了。

基督教的菲美戰爭的敵對，是由美國人在一八九九年二月四日開始的。

海軍上將杜威，他見證了自五月一日以來馬尼拉灣和甲美地事件的進展，在其《自傳》（一九一三年）中哀嘆，美國在巴黎的談判者：

……簡直不了解在該收購中包括一場叛亂……現在，在為該群島支付了二千萬後，我們必須以武力對付人民的願望，建立我們的權力，〈我們宣稱〉我們尋求使人民受惠。

事件證明杜威是對的。基督教的菲美戰爭持續至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美國人估計，除為該出讓支付的二千萬美元外，麥肯利在菲律賓的冒險，使美國人民付出了三億八百三十六萬九千一

百五十五美元。僅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麥肯利在群島有不少於七萬四千零九十四人的部隊。

在該崇高的和歷史性的鬥爭開始的整整一百年後，我們仍然沒有涵蓋一八九六至一九〇六年的完整的革命史是可悲的和不可置信的。

我們有的是關於事件的不完整和不平衡的記述，其中有一些是認真的，其他的至多是出於好奇。一些著作全然離開革命的主題：他們深刻地描述其最偉大的領袖互相間的個人衝突。因此，當合在一起的時候，這些著作使我們對革命的真實情況無知：該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鬥爭，今日仍然是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分水嶺。

我們仍然沒有充份的革命史是可悲的。是歷史把人民分散的經驗編織成他們集體的記憶。是從記住該共同的記憶，人民想像和面對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角色，這種角色使他們感到共同的利益，這種共同的利益在我們的公民生活中，意味秩序和宗旨。是一種一致的集體記憶使我們大家看到未來明確的命運，及鍛造我們的意志以達致該命運。

我們所擁用的零碎的作品甚至沒有記載反對西班牙革命的結束，也沒有告訴我們該結束是帶給我們勝利或失敗。我們找不到安禮示·文尼法壽的卡智奔難（KATIPUNAN）起義，他稱為“大家樂國”的革命，為什麼得讓位於在一個新領導之下的真正菲律賓革命的解釋。我們找不到革命作為軍事鬥爭，我國人民與之戰鬥的敵軍，戰勝或戰敗行動的記述。我們找不到菲律賓解放軍的任何記錄，卡智奔難於一八九八年七月解散以讓位於這一軍隊，它得於一八九八年後期恢復，以支持反對美軍的遊擊隊。

我們找不到革命作為人間戲劇的記載：其願望、其紀律和其持久的犧牲，這種犧牲在多年的鬥爭中鼓舞和勞累了我國人民。

我們也找不到任何菲律賓關於基督教的菲美戰爭的記述，美國的大量官方記錄蔑視我國人民及他們的愛國主義。

自革命以來，菲人民沒有達致他們所能達致的，因為我想，他們的歷史一向沒有達致他們應有的集體的記憶。

我希望，我們會議的議程將允許我們通過一個決議，向全國百年委員會尊敬的主席建議，該委員會贊助或從事撰寫從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六年完整的菲律賓革命史，這位主席來自一個著名的愛國志士的家庭。

我的論文包含由資料、分析和看法構成的材料，說明今後的歷史可能涵蓋和討論的東西。我把它作為一項謙虛的貢獻提交。

我不能沒有強調在評估和使用美國關於基督教的菲美戰爭（和摩洛戰爭）的官方記錄時極需謹慎就結束。該記錄是美國歷史的一部份。但它充滿詆毀我國人民的觀點，只是部份地是由於無知；以及欺騙和捏造的觀點，這是麥肯利時代的政治的一部分，以向美國人的良心隱瞞在基督教的菲美戰爭中對數以十萬計的非作戰人員犯下的野蠻行為。

我們生活在不同時代。我們必須發現我們的歷史及從我們的記憶消除這些因素，不是因為我們需要重新解釋過去以便贖回我們的榮譽，而是因為我們欠我們的英雄們和欠我們的青年人忠實的公正，我們必須以這樣的知識引導和教育年青人，即他們是屬於一個可貴的民族，一個堅忍的人民。

“卡智奔難革命” 注定在馬尼拉失敗

從它於一八九二年七月七日創立至一八九五年年底，卡智奔

難是由傳統的改良主義者領導的。和安禮示·文尼法壽一道，他們忙於試圖把黎利在一八七二年七月三日創立的菲律賓聯盟（LIGA FILIPINA）變成一個僅僅為在馬德里的改良主義報紙《團結報》（LA SOLIDARIDAD）的籌款機構。事實上，在一八九一年，黎利已斷定《團結報》的改良主義無用。他離開了該報紙；在香港作短暫逗留後，他回到馬尼拉及創立聯盟，作為“更有力的改革運動”的一個工具，但於七月七日被下令放逐查比丹。文尼法壽與改良主義者的密切配合保證了在一八九二年年終，卡智奔難的成員不超過三十人。

卡智奔難只是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以後才開始有了革命精神和增加成員，當時文尼法壽接替了其最高理事會的領導，得到年青的學生蔭米溜·哈申道和彪·描仁瑞拉醫生有才能的支持。哈申道在一八九六年一月出版了《自由報》（KALAYAAN），刊登愛國的卡智奔難的教導和信息。該報用加帛示的弗蘭絲斯戈·黎·卡斯智溜和干智道·依班買的舊印刷機出版；他們是從澳大利亞回來的潛水員；他們從在溪仔婆加禮道街的一間商店獲得該設備，把它捐給文尼法壽。

該單一期的《自由報》之結果是愛國主義的大膨脹。大群的新應徵者和申請者奔向卡智奔難的秘密地點入會作為成員。

偶然地，西班牙總督南文·布朗戈自一八九六年以來，下令一個秘密警察監視可疑的人和集團，包括在社慶的聚集和鬥雞場的人群。卡智奔難極易暴露。

文尼法壽在一八九六年五月三日召集卡智奔難分會首長舉行會議；以傳統的到安智波洛聖母的神殿朝聖作為掩護。約六十位分會的首長回應；許多人在溪仔婆的舊高顏地橋或吊橋橋腳集合乘船，就像要沿巴石河到安智波洛去。

主要會議在該晚舉行，第二天上午，在巴石社教堂後面描仁珍·占律示的屋子舉行。文尼法壽告訴該次集會，當局已知道卡智奔難的秘密存在；他說，後者就像一個懷孕的婦女，得早產。他要求就即刻的起義投票。一些代表，包括甲美地的 MAGDIWANG 和 MAGDALO 分會的代表提出的另一動議，在投票中得勝；它決定，先諮詢當時放逐在沓比丹的黎刹。(MAGDALO 的首席代表是蔭米溜·亞銀那洛)

不管怎樣，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八日，卡智奔難的 MAGHIGANTI 分會被發現了，它實際上由在敦洛的《馬尼拉日報》(DIARIO DEL MANILA)印刷廠的全部僱員組成，其成員名單和其他記錄被沒收了；在同一天晚上和其後數日，MAGHIGANTI 的卡智奔難成員被民警拘捕或緝捕。(在扶西·黎·卡斯智溜·希敏禮斯的 EL KATIPUNAN O EL FILIBUSTERISMO EN FILIPINAS [1897]中關於這次發現的神甫的記載版本，把這一發現的日期放在八月中旬過後及把它歸功於敦洛的奧虞斯汀教派神甫——副牧師。這一故事被一些歷史學家採用是費解的；這是對該西班牙神甫的教派的一種辯解；它在分析上是錯誤的；針對它的結論性證據可在附屬的記載和回憶錄中找到。仙爹戈·S·亞描禮斯的 ANG KATIPUNAN AT PAGHIHIMAGSIK [1927-1928]，和蔭米溜·亞銀那洛的 MGA GUNITA NG HIMAGSIKAN [1964]，皆把該發現的月份放在七月。)

繼續的緝捕和拘捕浪潮驅使文尼法壽隱蔽起來，接觸和諮詢卡智奔難成員，研究其他選擇。後者的愛國熱情感動了文尼法壽，決定開始革命。他於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晚在加洛干召開大會。

聚集在一起召開大會是危險的；每個人得步行，會議得移動

數次以減少被發現的機會。星期日上午，卡智奔難的成員人數約三百，在下午約五百。在星期一，八月二十四日，集會有一千人，文尼法壽和其他領袖通過決定，革命在二十七日午夜開始，進攻西班牙的首府，王城內。四位卡智奔難領袖被委為准將；每人被授權委任他自己的軍官，決定遵循什麼策略，甚至在二十七日以前進攻，如果被認為最好。

最終確定的計劃，顯然是在稍後發展的，要求其中一位准將南文，伯那道的部隊和文尼法壽的縱隊聯合起來。集合的時間是在星期六晚上十一時，地點在仙沓迷沙，從那裡兩支部隊將行進，對首府作午夜的進攻。

該計劃沒有實現。伯那道及其人員於二十九日晚較早佔據班沓干，然後行進仙沓迷沙去與文尼法壽匯合。他們空等一場。文尼法壽的縱隊沒有出現。星期日在仙沓迷沙吃過雞湯（TINOLANG MANOK）早餐後，伯那道的人員遭到獲正規步兵、騎兵和炮兵部隊支援的，有經驗的民警和 CARABINEROS 之敵軍攻擊。到了上午八時，伯那道的一千人部隊只剩下三十人；除了傷亡者，餘者被假定已被驅散或逃跑。敵軍有秩序地撤退。

文尼法壽於星期二離開加洛干的大會。八月二十六日中午，他和他的人員在 KRUS-NA-LIGAS（現菲大所在地）附近的 BALARA VIEJO 休息。從描拉拉到馬利謹那，一路行軍，發生一些小衝突。然後於星期六到達萬沓俞央，接受捐款，會見當地的卡智奔難成員，發出指示和鼓舞。到了二十九日星期六黃昏，文尼法壽已有一千多人和他在一起。

萬沓俞央的卡智奔難成員在教堂的鐘於七時鳴響後不久佔領了社府。文尼法壽和他的人員於晚上十一時離開萬沓俞央，開赴仙範，從那裡他們將行進到仙沓迷沙與伯那道匯合。他已遲到了；

他的部隊在仙範打了兩次小戰鬥。在這裡他決定等待來自仙道蘭由描仁珍·古律示領導的三百人，他們有十七枝寶貴的槍械。

文尼法壽讓其擴大的縱隊休息；數小時過去了；當他想到去看他的時計，已是星期日凌晨四時。文尼法壽決定讓他的人員開回他在描拉拉的基地，把對馬尼拉的進攻改到該晚十時——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在他們抵達描拉拉之前，聽到來自仙沓迷沙方向的槍聲；文尼法壽猜想是伯那道在與敵軍交戰，他趕回去支持伯那道。他沒有到達仙沓迷沙。在仙範，擊潰伯那道的同一部隊攻擊他。在上午十時，文尼法壽的縱隊只剩下約五十人。

卡智奔難是一個愛國志士的兄弟組織。其成員被組成一個秘密協會的不同地方分會。它沒有軍事組織，它的領袖或分會幹部也沒有專長的軍事觀念或技能。他們中在星期一被委為在星期六進攻西班牙的馬尼拉的准將的四個人，並不意味他們將指揮被組成營或即使連的部隊。文尼法壽對時間和協調的漫不經心是致命的。

卡智奔難的戰鬥部隊是一群群的城市非正規軍；其人員是工匠、小商人、政府文員、或在馬尼拉外貿港口各種各樣商業的僱員和服務工人。僅靠人數，地方的民警排，往往只是一個班，就可制服一個卡智奔難的社分會的成員。而多數分會甚至連一枝槍械也沒有。因此，在同敵軍的正規排和裝備精良的部隊交戰時，匆促動員的馬尼拉卡智奔難成員是注定要失敗的。

誠然，雖然革命的爆發必須適當地歸功於文尼法壽的卡智奔難，但後者的思想卻缺乏持續一場真正的菲律賓革命的要素。城市的卡智奔難的教導沒有針對絕大多數菲人最基本的訴求：農村社會的土地不公平。再者，對文尼法壽來說，其祖國或 INANG BAYANG 是大家樂國或 ANG KATAGALUGAN。

革命的基礎，農民社會，不是城市馬尼拉

不像馬尼拉的城市卡智奔難成員，甲美地革命的戰鬥部隊是土地工人。不僅甲美地的人口大部份是農民（在該省的勾狀或 KAWIT 地區的西班牙海軍基地的工人除外）；其農地的主有存在一個特殊的和使人厭煩的部門：西班牙神甫教派的大莊園。其他的大家樂省份也有大莊園，但甲美地是獨特的。其約二十五萬公頃的總面積中，包括山脈、森林、灌叢、河流和深谷，其最好的農地有四萬五千公頃以上是在神甫教派的大莊園。

多數的大莊園是在早期的征服時以皇家給神甫教派（方濟各會除外）的贈地開始的。這些大莊園，位於大家樂省份，成為馬尼拉市場有利可圖的供應來源。利潤終於驅使神甫教派擴大他們的大莊園，而擴大的過程，多數通過掠奪鄰近土著的土地，產生了土地騷動。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甲美地和其他大家樂省份很不安定。

大莊園掠奪土地在大家樂省份的社會產生三個新的階級。第一個由失去土地的土著家庭組成，他們多數成為大莊園的佃農。第二個是一個較小的集團：拒絕在從他們那裡偷走的土地上工作而選擇上山的意志堅強的人；他們被稱為 TULISANES，非法份子。十九世紀四十年的記錄記載，該時期甲美地、描東岸和內湖的 TULISANES 組織是由甲美地人領導的。

神甫教派終於認識到，他們可通過把他們大莊園的土地出租給地方的上層家庭（土著和基督教的土著混血兒）來避免徵募勞工的問題，他們通過放高利貸聚集他們自己主有的土地。這些租地的家庭被稱為 INQUILINOS，組成第三個階級。他們通過徵

募他們的窮親戚和無地的追隨者，合稱為 KASAMAHAN，帶他們自己的工人在他們所租的土地工作。INQUILINOS 和他們的 KASAMAHAN 受一種父親般的關係約束，在歉收月份和困難時刻，INQUILINOS 提供他們的 KASAMAHAN 預支和貸款渡過難關。

以神甫教派為一方，和以他們的佃農及 INQUILINOS 與他們的 KASAMAHAN 為另一方，是決定要衝突的。神甫教派愚蠢地騷擾 INQUILINOS，懷疑後者在他們的大莊園工人之間煽動反神甫的情緒。最惡名昭彰的騷擾事件是針對黎利的家庭，直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為甲南描多明我會大莊園的領先 INQUILINO 家庭。

革命不僅像在馬尼拉那樣燃起愛國主義的情感，而且在大莊園省份激起根深蒂固的對土地不滿的烈焰。當局袒護神甫教派對失去土地的家庭和大莊園工人，使後者反對政府。

在馬尼拉的城市卡智奔難的思想文獻，受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歐洲宣傳運動的鼓舞，沒有針對菲律賓社會絕大多數人，農村居民的不滿的具體東西。

甲美地革命戰鬥部隊的核心是由小農、KASAMA 和 INQUILINO 以至 TULISAN 組成的，TULISAN 下山以解決他們舊時對神甫教派的不滿。一些 TULISAN 的領袖成為甲美地革命部隊的軍官。

在外省的領袖們沒有一個有軍事經驗。但不像馬尼拉卡智奔難成員的鬆散集團，甲美地的戰士是農村社會的緊密集團。在甲美地的敵軍，多數是在每個社鎮的小民警班；他們輕易地被卡智奔難成員制服。那裡有甲美地海軍基地，但多數人員是土著——軍火庫的工人曾於一八七二年兵變。

有一個時候，甲美地人似乎被該省兩個敵對的卡智奔難組織

所加強，馬連諾·亞描禮斯（他的侄女嫁給文尼法壽）領導的 MAGDIWANG，和亞銀那洛領導的 MAGDALO。他們的敵對最終被證明是一個弱點。甲美地人終於得到好運恩賜。一八九六年九月三日，蔭米溜·亞銀那洛，他不久成為甲美地領先的軍事領袖，與開赴伊武斯的敵軍作戰，繳獲七十枝 REMINGTON 步槍。

到了九月，MAGDIWANG 和 MAGDALO 各自組織了一個正式的革命政府。兩個集團甚至進入描東岸攻擊敵人駐軍。到了十月底，甲美地人曾使他們的省份成為菲律賓第一個被解放的省份。文尼法壽在革命開始時號召的公告，以提倡“大家樂國的主權萬歲”結束。一八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亞銀那洛發表一份明顯不同的宣言：“告菲律賓民族：自由、平等和博愛”；這是第一次正式向作為一個人民的菲律賓人致詞。

布朗戈總督決心從他的記錄抹掉甲美地的損失，走上戰場，領導一場陸地和炮艇的戰役以奪回該省。敵人的攻勢在十一月第二個星期開始。對甲美地戰士的新挑戰是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三日來自西班牙的六千二百四十六人的增援部隊抵達甲美地。

甲美地人擊退布朗戈的進攻，他向馬德里報告，要鎮壓革命需要再有二萬五千名增援部隊。在這次戰役中，自革命開始以來，西班牙人和菲律賓人第一次從固定的陣地激戰，而不是像較早的行動那樣的小衝突。

布朗戈於十二月被撤職，由甘米洛·布拉維埃夏將軍接任總督。從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日，總共有一萬九千二百十四名增援部隊從西班牙抵達以加強布拉維埃夏。經過從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五月的激戰，甲美地被重新佔領。但布拉維埃夏詭稱因健康不好於四月辭職。事實是，他曾